

一个人的唐诗之旅(七)

李长三

梦回楼兰(上)

我回到了家乡,调整了一下脚步,继续策划下一个行程。在整个丝绸之路的所有遗址当中,有一个地方对我诱惑最大,挑战性也最强,探索的欲望超过了刚刚走过的阳关、玉门关,甚至超过被炒废了的三皇堆,那便是楼兰。楼兰古国作为丝绸之路上西域三十六国之一,虽然是个小国,却是连接东西方文化和贸易的重要枢纽。如果把这里当作丝绸之路的终点也是说得过去的,因为各国的商品到了这里就等于流向了世界。它的神秘之处在于曾经是那样的灿烂辉煌,却在一夜之间神秘消失,到底怎样消失的?虽有多种说法,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,从不断发掘的地下干尸来看,这里有很多人好像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忽然被埋葬的,到底发生了什么,至今是个谜。加之楼兰古国在罗布泊西北角,地处生命禁区的边缘,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,但同时也给旅行带来很大的阻碍,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随便就能到达的地方。

其实,我在玉门关,朝着楼兰的方向望了很多遍,在我的想象中,从这里去楼兰应该是最近的,无非就是穿越一个大漠而已。但事实上并非如此,如今,这条丝绸之路已经是一片荒芜的绝域之地,上无飞鸟,下无走兽,荒凉死寂,人烟断绝。后来也有了专门的车队从阳关穿越罗布泊抵达楼兰古城的,我还是通过去年罗布泊死亡事件中知道的,但我**是2017年去的敦煌**,那时好像还没有专业的穿越车队,起码我没找到。所以要想去往楼兰古城,必须还要绕道新疆。

我坐上了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,到达第一天就找到了当地四五家旅行社,想让他们帮着安排去楼兰的线路,而得到的统一的答复是,无法安排。我只能另寻他法,我打算只身往罗布泊寻找楼兰。在去之前,我做了大量的功课,对楼兰古城做了较深入的了解,知道楼兰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西岸。但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,若大一片荒漠,没有团队引领,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,仅凭着火车和出租车,我真的不敢保证能不能到达,但在强烈探索欲的驱动下,最终还是坐上了通往若羌县的火车。



没想到的是路程那么远,从乌鲁木齐到若羌县竟然894公里,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到。虽然路上的美景频频出现,却还是感觉到一丝旅途的疲惫。到达若羌县时大概是晚上十点半左右,我对这个县城印象不深,却对这个县充满了好奇,它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县,总面积达20.23万平方公里,约等于2个江苏省或浙江省面积。觉得不可思议的是,若大一个县,人口却只有8.07万人,还有一个数据是6.02万人。若羌县在西汉时为西域蜡羌,楼兰(鄯善)国地。地处巴州东南部,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,西接且末县,北邻尉

吓得驿司连连称是。马上派人准备酒肉,精心制作饭菜。

果然,尉迟迥等不来韦孝宽,就派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带领百余骑追赶韦孝宽。可是,每追到一个驿站,遇到的都是丰盛的酒宴,又没有船马可以替换,人困马乏,就不再追赶,先吃饭休息再说。韦孝宽他们就赢得了时间,幸免遇难。

韦孝宽一口气奔回洛阳北边的河阳,两城距离很近,所幸洛阳尚在朝廷的掌握之中,韦孝宽算是安全了。

洛阳原是北魏的首都。宣帝时,起洛阳宫,窦炽为晋作大监。窦炽是魏孝武帝入关时的创业元勋,其侄子窦荣定是杨坚的姐夫,窦、杨两家关系颇深。尉迟迥起兵时,窦炽正在洛阳。窦炽与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,全行洛阳镇事,并团结主掌东京六府的长孙平 and 赵芬效忠杨坚。窦炽以他的威望,使得洛阳暂时平安。

作为一个身经百战、老谋深算的战略家韦孝宽经过观察、分析觉得,形势不容乐观,丝毫不能麻痹大意,河阳有丢失的危险。河阳的八百守军是关东鲜卑人,是北齐北人,很不稳定,其家属都在相州总管尉迟迥的掌握之下,因此,为了家庭的安全他们会密谋策应尉迟迥。河阳若失,则洛阳难保,洛阳失守,则会动摇朝廷的军心,相反尉迟迥方面则会军心大振。韦孝宽手中无兵,连自己的性命都攥在河阳兵手中,情况万分危急。情急之下,韦孝宽想出一条计策,他先派人和窦炽打好招呼,又伪造东京府文件:河阳守军以八百人守河阳,做到了寸土不失,十分辛苦,功劳巨大,为此东京府特地嘉奖,令河阳守军到洛阳城领赏。守军

犁县及鄯善县和哈密市,是个美景和文化古迹众多的县。

我看到吧台旁边正好有个旅行社,就上去问了一下去楼兰古城的情况,工作人员说:新疆哪儿都去,就没有去楼兰古城的线路,原因是楼兰遗址的门票价格是国内最高的,一张门票要3500元,如果你是外国游客,那么你还需要交纳30万的担保金,更重要的是,还得提前向文物部门打报告,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审核和批准之后,才能合法进入。我一听就傻了,难不成这么远白来了吗?我转念一想,既然来到这里了,哪怕租车去楼兰古城的附近看看,也不枉此行。我回到房间,然后设计明天的出行攻略,可是在网上搜了很久也没找到去楼兰的车。

第二天早上,我正打算出门找车,吧台小伙子把我叫住说:“你是不是想去楼兰?”我说是的,正想出去找车呢!他说:“今天正巧休班,我带你去吧,还有三个客人也要去!但是说好了,不去古城遗址,只到接近楼兰古城的附近看看!”我突然很高兴,这样省下自己到处找车了。但是收的价格有点太高,犹豫片刻之后,很快便确定下来,因为人生地不熟的,在其他地方找车也不一定便宜。我简单吃了点早餐就开始出发了。

原以为来到若羌县就离楼兰很近了,结果离着还有280公里,并且根本没有道路,全是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沙漠和戈壁里行走,司机说在这里行车是很容易陷车的,并且夏季炎热时汽车发动机还特别容易发生故障,最要命的是车辆救援很不方便,他说去年车在附近出了故障,幸亏那次他是和另一个车友一起进来的,用了九个小时才把车拖到县城。

我们已经在沙漠里行驶了接近七个小时,地貌也越来越奇特,地平线都是弧形的,有人说,这里是最接近火星地貌的地方,我感觉真的很像,眼前的风景也越来越单调,除了沙漠戈壁,还是沙漠戈壁,再就是车轮扬起的沙尘。我本来还以为能遇到传说中的野骆驼之类,却是连飞鸟也没遇到。这时,司机告诉我们离楼兰遗址还有二十公里,到了最难走的一段路,他说说一段路还需要走三个小时才能到,他说真正到了也没有什么看头,无非就是一个佛塔,还有三个破墙而已。

再说车况也不好,担心车在下一段路上出故障,他建议在附近看看就返回。我忽然觉得很扫兴,既然还有二十公里,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!但同车的那几位也赞成司机的建议,为了安全起见,就近把车停下来。我转念一想,其实来这里也仅仅是圆一个梦而已,即便是到了楼兰遗址附近还不是也没有权利进入,照样啥也看不到吗?在这荒无人烟的罗布泊走了这么久,已经体验到沧海桑田的巨大变迁,也感受到生命禁区带给内心的巨大冲击,忽然想起苏轼的: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”且不说茫茫宇宙,仅在小小地球之一隅,竟让人难以逾越,无力抗争,可想我们人类在自然面前是何其渺小。

我按着司机指引的方向,向着楼兰凝望了很久,虽然没有看到佛塔和三间房,却嗅到了古楼兰飘来的气息,这种气息似乎可以对话交流,一股莫名其妙的伤感一下子涌上心头。我联想到两千年前的这里,曾是何等繁华和浪漫,可谓商贾遍地,美女如云;那时的这里曾是鱼、鸟和人类共享的天堂,水草鲜美,绿树成行,那是人类竞相汇集的地方。在1800万年前,大量的河水从塔里木河流入此处,形成了一个1万多平方公里的巨大湖泊,也就是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“大耳朵”。直到1928年,那时的测量结果,总面积还能达到3100平方公里,是当时我国第二大内陆湖,仅次于青海省的青海湖。然而,自然的变迁、人类的破坏,使这片丰腴肥美的水域日益萎缩,并于20世纪70年代彻底干涸,罗布泊已然变成千沟万壑的一个沉睡着的盐壳。

这里曾是世界探险家冒死向往的乐园,曾经留下无数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或浪漫或悲壮的艰辛脚印。楼兰古城并不是一个景点,更是一个故事,一个关于古国兴衰和消失的故事,一个关于文明辉煌和沉寂的故事……

(待续)

作者单位:区文联

一听,都十分高兴,洛阳离河阳不远,来回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,领赏后正好回家。到了洛阳,东京府说奖品很多,有钱、布匹、粮食、食盐等,放在不同仓库,须分别到各个仓库去领。既然来了,也不在乎这点繁琐,况且朝廷的物资依例都是分别存放的。于是,河阳兵就按照吩咐分别到洛阳的不同仓库去领赏。结果,这些兵分到了就被抓了起来。因为八百兵分散在洛阳城的不同地方,也成了气候,只能束手就擒。韦孝宽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河阳兵,平息了一场不堪设想的哗变。稳固了整个洛阳地区局势的稳定。

尉迟迥举兵

尉迟迥杀掉侯正破六韩襄和总管长史晋昶后,召集文武官员和百姓,登上邙城的城门楼,面对黑压压的人群,发表了慷慨激昂地讨杨坚言:“杨坚凭借国丈身份,挟幼主以作威作福。这种不守臣道的行为,早已路人皆知。吾与太祖文皇帝是舅甥关系,出将入相,休戚与共。先帝让我镇守相州,本来就寄托着国家的安危兴衰。今天我锁要与你们联合义勇之士,揭竿而起,以匡扶国家,保卫百姓,你们有没有决心?”

大家都十分激动,群情激昂,表示要打进京城,惩罚国贼杨坚,解救幼主。尉迟迥感到十分欣慰,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。他于是自封为大总管,宣称秉承天子旨意,解救幼主,解救百姓。设置各种机构和官吏。当时赵王宇文招的小儿子留在封地襄国,尉迟迥就尊之为首领,以此号令天下。尉迟迥正式向杨坚宣战。

得到消息后,杨坚调发关中的军队,任命韦孝

豆浆机

田邦利

豆浆机坏了,去“售后服务”维修,店家说,电脑主板坏了,没有主板,不能修,以旧换新,换一个吧。我说行。我问旧豆浆机折价多少钱?店家说200元。折价不低!高得有点让人不敢去想。

看同款新豆浆机,买卖即将成交的当儿,店家让我看另一个机子。那机子高大,豪华。店家说,这机子耐用,好使,打的豆浆细,熬的豆浆香。店家指着机体上标注的功能说,用它不光能打豆浆,还能打啥打啥。店家说,这个机子就是噪音大点。我问多少钱?店家说,卖价599元,以旧换新,再给他400元就行。

把机子拎到家才清楚,所买不叫“豆浆机”,是一款“破壁机”。坐下来,咋寻思咋觉得有点不大对劲。想去退货。老伴说,用着就行。听老伴的,那就用着吧。第二天早晨打豆浆,打着豆浆,退货的主意就拿定了。老伴也说,这机子不能用,一定得退货。

去退货,店家说,你用了。我说,不用怎么知道噪音大呢?店家说,我不是对你说了吗,噪音大点。我说是啊,我是说噪音大点,可没说噪音这么大,大到跟开电钻一样,轰轰的,吱吱的,伴有地动山摇,让人承受不了。还好,店家没再说什么。开箱验货,把机子给退了。

店家给换了一个原先看的豆浆机。我说得找钱?店家说不找,不多不少,400元正好。我问这豆浆机多少钱?店家说499元,旧豆浆机折价100元。我说旧豆浆机不是折价200元吗?店家说那是对那个机子说的,对这个折价100元。

店里的商品都没有标价多少钱,店家张嘴就是价,我觉着豆浆机的报价比先前也高了,一种被人忽悠的感觉生心头。

来到另一家商店,同样的豆浆机标价399元,以旧换新,旧机折价30元。

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

一九八三年我高中毕业,高考结束回到家里正值暑假期间,天气炎热,农活较少,父亲说你跟着你表哥卖冰糕去吧,不图你挣多少钱,权当锻炼锻炼,即使赔也赔不到哪儿去。我表哥所在的大柳树村,离我们庄只有一里多路,村里开了一家冰糕加工厂,每到夏季表哥会批发冰糕用自行车载着串乡去卖,有经验。我想也行,总比在家里耗着强,再说高考录取率那么低,我这水平也二五眼。我这就比那些没有预选上不能参加高考的同学多上了两个月的学,多花费了许多钱,心中也有愧疚,三个弟弟都在上学,家庭开支也大,能挣一分家里就轻松一分,即使万一落榜心里也坦然些。

父亲见我同意了,就找出一些薄木板,东拼西凑做了一个冰糕箱子,大约有半米高半米来宽,七八十厘米长,上面的盖一半钉死,一半安装小门便于开启,里面内壁先铺上厚棉絮再钉一层塑料布,用于隔热防水,外面涂一层白漆,既显得干净卫生,又能减少热量的吸收减缓冰糕的融化速度。次日一早,父亲给了我五元钱的本钱,我把冰糕箱子摆在金鹿自行车的货架上,仔细检查好自行车的轮胎气压,链条上膏上油,带上干粮咸菜和水早早来到表哥家,大姑给我煮了鸡蛋面条吃,还往我的干粮袋中放了俩熟鸡蛋,姑父则嘱咐我们出门在外的一些注意事项,然后我就跟着表哥去了冰糕厂。说是冰糕,实际上就是冰棍,是用白开水加糖冷冻而成,批发三分钱一支,零卖卖五分一支。冰糕厂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作坊,外面等着批发冰糕的有成年人,也有我们这样的半大小子,大家按交钱顺序排着队。由于我是第一次,表哥只让我批了一百只,带着我从肖家桥过徒骇河至商河地界,然后嘱咐我在附近几个村庄叫卖,卖完后再原路返回,他则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卖,否则两个人到同一个村里去卖,谁也卖不好。第一天觉得很腴腆,但还算顺利,第二天我批了二百支,也不记得得了多少利润了,直到下午才卖完,回到家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,浑身像散了架一样,连晚饭也吃不下去了。第三天早晨又恢复了精神,我批了三百支,走的路



暗夜惊昙——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

◎杜吉民

擒获刺史赵威,任命洛州人郭子胜为刺史。营州刺史乌丸尼等率领青、齐两州军队围攻沂州,大将军檀让攻克曹、亳二州后,驻军梁郡。席毗罗的军队已有八万之众,驻军蕃城,攻克了昌乐、下邑两县城。李惠自中州进攻永州,攻克了永州城。尉迟迥军队可谓声势浩大,攻势如潮,他们控制了原北齐的大部分地区和北周的一部分州。

笼络重臣

战争不光是在战场上见分晓,打得也是综合实力。胜败由许多因素决定。为争取更多的支持,镇服朝野,孤立敌人,杨坚在应对战场上瞬息万变局势的同时,加强了对元老重臣的安抚、笼络。对元老重臣以诚相待,倾心接纳,加官进爵。特别是取得李穆和于翼的支持,对取得平三方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
李穆是西魏十二大将军李远的弟弟。宇文护专权时李远及其子李植被杀,李穆受到牵连被除名为民。这一事件使得他在感情上与周室疏远了。武帝时,李穆复出,曾随杨忠东伐,与杨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,以致于杨坚称他为“父党”。后来,李穆官至太保,出任战略要地并州总管,位高

乡下好还是城里好,我想因人而异吧!如果说城里好的话,那为何从乡下土生土长的老一辈人却不愿在花红酒绿、车水马龙的城市中安享晚年呢!如果说乡又好,那在城里生活和工作多年的我们却不愿再回到乡下住呢!更多的是对旧地的怀念和感叹,一种对曾栖息之地的深深念记而已。倘若真的要回乡去住,我想暂时是可以的,总归是内心深处的眷恋和儿时成长印记!那里有自己的影子,不过此时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农村生活气息的自然寻迹。如果真的要常住,却又又不习惯了。思来归去,或许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缘故吧!

记得奶奶在世的时候,为了照顾好奶奶,父亲就把奶奶接到了县城,起初奶奶是不愿来城里住的,但经不住父母的苦劝,就不情愿的住到了县城里。谁知,没过几天,老人就吵着要回去,说在城里住不习惯。出了门不是车就是马路,也没有院子,哪儿也不敢去,还是回去住好!父母就会耐心地说道,城里就这样,时间长了就习惯了,再说你自己回去住,我们怎么放心,你看雨雪天老家连个路都没法走,晚上黑灯瞎火的。习惯了就好了!老人家这才不唠叨。然而过一阵子,老人家又吵嚷着要



也越来越远了,像潘桥、岳桥、菜园、关王庙、吴家、魏家、高家一路走下来,卖掉了有三分之二,在徒骇河大堰的树荫下就着咸菜啃完带的窝头,喝了几口水,趁着正午天热买卖好继续赶往下一个村庄。忽然一阵凉风刮来尘土飞扬,往西北一看,乌云密布滚滚而来,一个响雷过后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,不多时浑身就淋成了落汤鸡,路面片刻泥泞不堪,车子推也推不动了,等到雨稍小些时,我就折了根树枝清理了车轮上的泥巴,推一段路停下歇息片刻,再清理一下继续往前推,遇到低洼流水处,就扛起车子趟过去。暴雨过后气温骤降,人们加了衣衫,冰糕不好卖了,只好低价甩卖,三分也卖,二分也卖,最后冰糕融化得只剩下棒棒糖大半,一分钱一个也卖。离肖家桥太远了,只好转到大营子红旗阁过河回家,换上干净衣服一算账,还好,不但没赔钱,还挣了一块七毛钱。次日路过修车铺时用这些钱刚买了一个自行车铃铃装在车把上,表哥笑说我一天挣了个零蛋。

之后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,提前收听收音机播放的天气预报,密切关注第二天的天气状况,根据天气情况确定冰糕批发的数量、串乡路径等,无论阴晴雨具是再也不敢怠带了。慢慢地地业务熟悉了不少,平均一天能挣五块钱,记得当时五天挣了二十五元钱,父亲用它刚好买了两袋碳酸氢铵施在玉米地里,三五天的功夫玉米棵就由黄变绿长高了一大截。秋老虎发威的时候,一早一晚已经有了凉意,我赶了个远集——段家集,那天天气有点燥热,整个集上就我一个卖冰糕的,来来回回几趟就卖光了,那天挣了七块钱。七块钱现在看来微不足道,当时却很顶真。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每月工资才四十五元。商河有种藕的传统,有时到一个村里,在小板凳上写作业的小孩子想吃冰糕又没钱,就用大蒜和我换,两头换一支,反正院子里堆的到处是蒜,少几头蒜家回来也发现不了,我就应允。世上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得舍得吃苦受累,卖冰糕也是个辛苦活,天越热越拼命地跑,渴了喝点自己带的水,连根冰糕都舍不得

回老家住,无论父母怎么劝留,老人家就是要回去。没办法,经不过老人的执拗,就把老人家送回了老家—她那3间砖坯房的庭院里。回去的路上,老人家精神好转起来,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,在高兴自己终于回到老家了。用奶奶的话说,那才是她的家,住着习惯。我知道这里是她最熟悉最有情感的地方,在这里,有她大半生生活的太多事情,是她成家养育子女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地方,有她太多的记忆,太多的难舍,无论再好的都市,也无法改变和清除那心底最柔软的地方!

时间久了,我也何不曾想重回到母校、重回到老家看一看呢,尽管早已是物是人非,但流淌在心底的又何尝不是一种故土的真挚情感呢!树叶总是要归根入土的!那些玩时的小伙伴,院中那棵遮天的枣树,还有那暮色下回家的牛牛儿,看家的那条忠实的黑狗依然在心头时常想起……

城里乡下,都是走过的路!只是沿途的风景不同,触动的情感不同,踩在脚底的感觉不同而已!又有谁不是在一路走来一路感悟一路回忆呢!

作者单位:退役军人事务局

吃。骄阳之下擦一下额头上的汗水,心里盼着天再热一些,箱子里的冰糕卖得再快一些,毕竟自己做的冰糕箱隔热效果差,扛不住三十几度高温,冰糕融化得厉害就不好卖了。每当这时我便想起了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,卖炭翁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”,我这里酷暑难耐还担心冰糕卖得慢期盼天更热些,真是读书读傻了。时光已逾千年,画面相似但已不可同日而语,幸福生活不都是靠汗水换来的吗?

有时出发晚了,到冰糕厂要排队到接近中午才提上货,误时误事。表哥给我出了个主意,提前一天交钱开好第二天的单子,这样第二天去了就能提货,因为发货按单子的先后顺序,其他人也说不别到处。这样坚持了一个暑假,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明天上午要去参加县民办教师招聘考试,单子就顾不得了,等考完试又下了几天雨,气温降了好几度,冰糕厂停业了,一拖拉单子也找不到了,白搭上了十块钱,早知道这样把单子送给表哥就好了。

串乡过程中也遇到各色人等,一次一位妇女买了好几块冰糕,说回家拿钱去,走进深深的巷子再也不出来了,咱也不敢一家一家去问,只能吃了个哑巴亏。当然还是好人多,一次中午来到郭家村,正是买卖好的时候,自行车后胎扎胎了,一箱子冰糕在烈日下慢慢消融,附近也没有修车铺,令人着急不知所措。多亏一位大叔把我领到他家,找出打气筒、木挫、胶油等工具材料给我修好轮胎,我心里十分感激,拿出几块冰糕分给他家的孩子们吃,他非得给我钱,我哪能要呢?还有一次在菜园,前轮胎瘪了,以为又扎了胎,多亏一位大嫂帮忙给更换了气门芯,重新充足气,才没耽误事。从这些小事中我体会到了做人要做好人、助人才会快乐的道理。

随着形势的发展,许多村庄有了小卖部,有了冰糕冷饮,各种口味价位的冷饮一应俱全,国家对冷饮食品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,邻庄的冰糕厂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经常出现在梦境中的一个画面是骑着金鹿自行车、驮着冰糕箱、顶着烈日、奔波在乡间土路上的、晒得黢黑或淋得透湿的年轻瘦弱身影。

作者单位:姜集小学

权重。其向背不仅直接关系到关中的安危,而且还将牵动群情物议。杨坚派柳裘去争取他。当时,尉迟迥也派使者游说他,李穆家族出现了分歧。他儿子李世棠就以李穆所居乃天下精兵之处,暗暗地劝李穆造反,而李穆本人也一度非常犹豫。柳裘是著名的说客,对李穆晓以利害,又劝以杨坚对李穆的仰慕之情和李杨两家的世交之情,李穆听后感动的稀里哗啦,权衡后表示归心于杨坚。

杨坚对柳裘能否说服李穆原本没有把握,他始终不敢大意,又派李穆在朝中任职的第十个儿子李浑赶往并州,想用父子之情打动这位元老重臣,杨坚的用心李穆非常清楚。他犹豫的原因是:眼前的问题绝非支持杨坚辅政与否那么简单,更为长远的是要不要支持杨坚必将进行的改朝换代,这太重大了。换句话说,支持杨坚辅政,就是支持杨坚改朝换代。对这一点,他看得很透,心中不免对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王朝有些留恋。李浑的到来,表现出杨坚对他极大地信任,给足了他面子。而且他也料定周室幼主和诸王不足以成事,更何况老迈的尉迟迥。同时,他也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寒心往事。于是,李穆做出决断,立即派李浑带着鬻斗赶回京城,转告杨坚“愿执戚柄以翦安天下也”。同时,他说服持反对意见的儿子道:

“周室德行衰微,天下人都看得出来。天时这样,吾岂能违反天意?”

同时,将尉迟迥的儿子、朔州刺史尉迟谊捉了,连同来当说客的尉迟迥的使者及信厨一并送入朝廷,还献上只有天子才能佩带的十三环金腰带,密表劝进。在北周的元老重臣之中,李穆大概是最早表态支持杨坚登基的。(待续二十三)